



一遇公子

误终身

典心 著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

编辑幼优 赠一遇公子误终身 发送至 1065808 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遇公子误终身 / 典心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43-5169-9

I. ①一… II. ①典…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157205号

北京水木双清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全球全版权运营专家)

经本书著作人典心女士独家授权全权处理与本书版权相关的所有事宜。

更多合作, 敬请联系: qiu@gwrep.com

一遇公子误终身

作 者 典 心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保定华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32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169-9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楔 子 / 001

森冷的微笑，缓慢染上男人的嘴角，

第一章 / 003

自从她十五岁及笄，就开始接触商场生意，惊人的商业长才，在一桩桩的交易中展露无遗。

第二章 / 017

严耀玉眯起眼睛，掌心刺痒着。

第三章 / 030

严耀玉使出最无赖的手段，逼得她不得不闭嘴——他吻了她。

第四章 / 042

那少年玉树临风，头上戴着顶紫缎顶冠，身上穿着件蓝底绮罗，面如冠玉，长得比女人还要漂亮。

第五章 / 059

黑眸一眯，大掌滑到她的小脸上，轻捏那尖得惹人怜的下巴。

第六章 / 073

车帘翻飞，一个娇小的身影提了双刀，掀帘飞身而出。

第七章 / 091

金金转过身，想看看他的表情，却赫然发现他胸膛上有着一大片刺眼的鲜红。

第八章 / 103

红色的烟往上冒，整锅沸腾的辣油，啪啦啪啦地乱滚乱冒。

第九章 / 115

耳畔的风声突然停止，她只觉得周身一热，整个人被抱入熟悉的男性胸怀。

第十章 / 129

该死！那一点都不像是她会做的事啊！

第十一章 / 144

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啥事都有奴仆伺候得好好的，从没想到，自个儿竟有需要伺候人的一日。

第十二章 / 159

除了这个男人之外，她的确不愿意把身子给别人。只是，就因为这些，她就必须嫁给他？

第十三章 / 177

楼台上，金金气得浑身颤抖，把手里的绣球，当成严燿玉的脑袋，用力地扭拧，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第十四章 / 190

严燿玉勾唇一笑，黑眸里有着灼人的热度。

第十五章 / 202

噢，都嫁人了，这会还这么嘴硬啊？

第十六章 / 216

有些事情就算是精明如他，却也看不穿、猜不透，非得要她亲口说出，才能笃定。

第十七章 / 229

为了抱得美人归，严燿玉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

第十八章 / 241

能赢得她的心、她的人，就已是他今生最甜美的胜利了。

楔子

暗夜，清风，室内一灯如豆。

一个男人坐在灯下，静静独酌。

幽暗的烛火随着夜风摇曳，光线忽明忽暗，让男人的面容看来诡异莫名。

他在等，极有耐心地等着。

许久之后，月上柳梢头，一道黑影缓慢接近，然后在门前站定。正在迟疑时，门内已经传来邀请。

“请进。”

历经片刻的天人交战，门外的人终于下定决心，推门入内。他在桌前坐下，望见桌上还摆着一只空的酒杯。

“你确定我会来？”他问道，神情略显不安。

“确定。”男人的目光，在烛火下闪烁，令人战栗胆寒。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找上我？”仍记得，当这个男人轻描淡写说出那惊人的诡计时，他有多么震惊。

但是，当最初的震惊过去，那项提议变成难以抵抗的诱惑。

森冷的微笑，缓慢染上男人的嘴角，“第一，你够聪明。

第二，她绝对想不到，会是你出卖了她。”

室内陷入沉默，一人在思索，一人在等待。

半晌之后，对于报复的渴求，战胜了迟疑。

“我加入。但是，这计划绝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旦稍有差池，要面对的就是万劫不复的地狱深渊。那女人若知晓他的背叛，他肯定只有死路一条！

男人点头。

“放心，我已有了万全的准备，她绝对逃不过你我的手掌心。”

“我要她一败涂地，尝尝报应临头的苦果！”他握紧酒杯，想起长久以来的怨恨，心中就激动万分。

“只要你协助我，让我得到我想要的，那么，你自然也能得到你所要的。”男人冷笑着。

“好，成交！”

酒杯重重相扣，撞击出清脆的声响，在夜色中悠悠不绝。

两人相视狞笑，在烛火下从长计议。一桩最缜密而险恶的密谋，就在今夜开端。

第一章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富者留其名。

繁华京城，六方商贾，八方水脉，皆在此处汇集。

华丽巍峨的京城，以中央的玄武道一分为二，规划成六十余坊，天下各处，包含四周蛮夷商邦，都齐聚到这儿买卖交易。而城东的严府久居京城，控管河运，掌握商业命脉，兼而行善积德，受万人景仰，是富贵世家。

城西的钱家，则是暴发户。

钱大富以一介商人，创出庞大的商业版图，与严家分庭抗礼。而他那五位千金，不但各个生得花容月貌，赚钱手腕也格外高超。

其中，最为出色的，要数长女钱金金。

所以，当秋风瑟瑟的这一日，钱家的奴仆们，抬着那顶金光灿灿的八抬大轿，大队人马经过几处商坊，穿过大半个京城时，一群好事之人聚在后头探头探脑，脸上都是兴味盎然。

京城里头，新鲜有趣的事儿可不少。只是，任何热闹事儿，都比不上钱家与严府之间的明争暗斗吸引人。

钱家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终于在严府前停下。

秋意甚浓，严府门前的汉白玉门阶上散落几片火红枫叶，看来更添了几分雅致。

蓦地，娇脆的声音响起，喝停轿夫。

“停轿。”

开口下令的，是一个白衣少女。她跟随在轿旁，腰上缠着红色流苏穗儿，秀发盘成两个圆髻，黑眸中透着说不出的灵气。

轿夫们小心翼翼地将轿子搁下，不敢震动到一分一毫，那谨慎的模样，仿佛怕震碎了轿子里的娇贵人儿。

确定轿子停妥后，白衣少女走到轿门旁，恭敬地低垂着头，对着轿门那幅绣工精美的软帘轻声低语。

“大姑娘，严府到了，请您下轿。”

“嗯。”轿子里，传来一声懒懒的应答。

半晌之后，柔若无骨的小手揭开了绣帘，一个绝色的女子缓步踏出轿子。

她穿着桃红撒花袄儿、银鼠皮裙，额上悬着一枚银锁珍珠。那张粉脸宛如精工雕琢，小巧的樱唇色若点朱，美得像是出尘仙子。尤其是那肌肤雪白晶莹、吹弹可破，嫩得仿佛可掐得出水来似的。

四周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注视着甫出轿子的钱金金。

这些年来，她久历商场，在京城内名声响得很，绝大多数的人都曾见过她的容貌。只是，无论见过多少次，那美貌还是能让人惊艳得失神。

几名仆人扛着上好的边疆织毯，动作利落地扬手一抛，红色长毯咚咚咚地滚了开来，一路铺盖到严府大门。

几乎是那双绣花鞋才刚踏上地毯，大门就应声而开，奴仆

们井然有序地排列两旁，各个垂首而立，态度恭敬。严府总管更是亲自出迎，不敢有分毫的怠慢，显示对她的重视。

“大姑娘，日安。”他躬身上前。

“严总管。”金金轻挥着红纱纨扇，拾阶而上。

她眉宇晕红，容光焕发，清澈的眸子朝门内望了一眼，心情似乎好得很。

“不知大姑娘今日前来，有何贵事？”他拱着手，恭敬地问。

“没什么。”她笑得更甜更美，简直令人目眩神迷，“只是立秋刚过，我看这几日天凉了，所以特地熬了一盅汤，端来给严公子进补。”她轻声细语地说道，轻挥纨扇，“小红，把那盅汤拿来。”

“是。”白衣的清秀丫鬟走回轿子旁，拿出一个用锦布包妥的暖笼。

暖笼内衬着厚厚的锦棉，汤盅搁在其中，非但热汤没有溢出半滴，温度更能保持暖烫，即使盅盖尚未揭开，那浓郁的香气，还是隐约飘散出来，诱得其他人忍不住频频吸气，馋得口水直流。

小红解开锦布，先用厚布托手，这才慢慢捧出热烫的瓷盅，搁在漆盘上，再摆上一双象牙筷子、冰瓷调羹，及一块洁净绢布。一切摆放妥当后，她才小心地端了过来。

“交给我吧！”金金伸出手。

小红一脸错愕，眼睁睁看着漆盘被接走。

“大姑娘，您别忙啊，这汤让我来端就行了。”让主子端汤？那她这丫鬟岂不是罪过大了？

“不，这盅汤，我要亲手端给他。”红唇上的笑意更深了。严总管脸上的冷静神情，老早被惊愕取代。他瞪大眼睛，

双手撑着下颚，捧住几乎要被吓掉的下巴。

钱金金亲手端汤？

老天，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啊！

她从小就备受宠爱，众人呵护有加，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溶了，任何杂事都由奴仆代劳，那白嫩玉手，除了拨弄心爱的金算盘、计算银两外，从不曾做过其他工作。

再说，以她的性格，不拿砒霜来灌少主，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哪里可能突然转了性儿，变得如此温柔体贴，不但关心起少主的身子，还亲自端了汤，上门要替少主进补？

莫非，那盅汤里头另有名堂？

“呃，多谢大姑娘的关心，只是呃我想，我想那个，嗯，我家少主的身体很好，这汤还是还是请您——请您——”即使面对达官贵人，也能从容不迫的严总管，在金金的面前，竟变得吞吞吐吐，紧张得冷汗直流。

“请我如何？”她笑着问，仍款款往门内走来，坚持要端汤入内，没半点打道回府的意思。

“请——请您——”请了大半天，严总管仍旧没胆子开口，请她把汤端回去。

“有什么话，不如等我出来时再说。”她四两拨千斤，化解眼前的阻碍，绣鞋又往前踏了几步。

眼看她就快要踏进大门了，为了少主的性命安危着想，严总管深吸一口气，只能硬着头皮，睁眼说瞎话。

“大姑娘，真是不巧，少主这会儿刚好不在府里。”事到如今，拖得一刻算一刻了！

她总算停下脚步，弯弯的柳眉一扬，凤眼微挑，扫过严总管不安的神色。

“哦？不在府里？那他去了哪儿？”她淡淡地问。

“少主……少主大概在商行。”

“哪间商行？”

他一咬牙。

“该是在西市的书画铺子里。”呜呜，他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忠心护主啊！金金巧笑倩兮，双眸盈盈如水。

“正巧，我就是从西市那儿过来的，刚刚这一路上走来，可也没瞧见他的踪影。”

她端着漆盘，绣花鞋跨过门槛，堂堂登门入室，“或许是你记错，严公子说不定已经回府了。”

“呃，大姑娘——”

“严总管是要拦我？”她挑眉。

“不……不……当然不是。”

呜呜，他不是不想拦，而是根本拦不住！

再说，少主曾交代过，钱金金是严府一等一的贵客，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阻拦她入府。

迟疑片刻后，严总管终于退开一步，正式败下阵来，含泪祈祷少主能自求多福。

“那么，请大姑娘先到议事主厅里喝杯茶，我这就去通报呃，不，我这就去找找，看少主是否在府里。”他努力自圆其说，还不忘转头吩咐奴仆，“快，沏一壶碧螺春到议事主厅来。”

快快快，除了通报少主外，他还得把握时间，尽快把府内的易碎物品收拾妥当！

还记得，上一次金金登门拜访，却在府里大动肝火，抓起古董瓷器就砸，当场毁了不少价值连城的宝贝。这女人的眼光好得很，专捡贵的来摔，少主不当一回事，他这个做总管的却

心疼极了！

还在思索着该把宝贝们藏到哪里去，纤细的身影已经掠过他身旁。

“茶就免了，我直接去书斋找他。”她很清楚，这个时辰，严耀玉通常都在那儿内审阅账。

严总管瞪着那逐渐远去的窈窕身影，全身僵硬，冷汗凝结，一颗又一颗地沿着额际滑下。

接着，他陡然回身，神色焦急，张口爆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吼。

“快！快去请大夫来府里预备着！”

老天保佑，少主可千万别被毒死了啊！

秋阳穿透窗棂上的薄纱，洒入书斋，带来些许暖意。

室内的家具十分简单，只有几排书架，以及一组黑檀木雕成的桌椅，摆设以实用为考量，不见半点奢华的痕迹。

清雅的书斋里，却传来难听的哭号。

“呜呜呜呜，少、少主——”

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像只乌龟般缩在地上，肩膀耸动，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连青砖都被他哭湿了一大片。

“呜呜呜呜，少主，呜呜呜呜——”

哭声持续不断，痛心得如丧考妣，而几尺之外，坐在黑檀宽木椅上的严耀玉却意态悠闲，批阅着桌上的几叠账册，不受分毫影响。

他高大且俊朗，肩膀宽阔、胸膛厚实，剃锐飞扬的剑眉下，是一双黝黑的黑眸。

虽然身材比寻常男子健硕，但举手投足间却温文儒雅，不见半点傲气。

这个男人，是一把未出鞘的刀，无人知晓他其实有多么致命。

“呜呜呜呜，少主，您也理我一下啊，呜呜呜呜——”地上传来可怜兮兮的呜咽。

“刘广，起来说话吧！”他淡淡地说道，端起那三件一套的盖碗青瓷茶杯，以杯盖滑过杯缘，再啜了一口热烫的香茗。

“呜呜，属下罪该万死，办事不力，不敢起身呜呜呜呜呜呜哇哇——”

严家商行的大掌柜刘广，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越哭越大声。

“刘掌柜，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严耀玉叹了一口气。

“但是，这次的书画大展，咱们可是赔了银两啊！”一提起那件事，刘广的眼泪又喷出来了。

天下人都知道，京城严府不但富可敌国，且书礼传家，历代主人各个都是饱读诗书。如今的当家少主，更是写得一手铁画银钩的好字，令人赞叹不已。

书画之类，原本就属于严家的生意范畴，京城内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墨刻坊，即是属于严家。

因为京城内书画之类需求与日剧增，严府几间新的书画铺子同时开张，为了广为宣传，少主亲拟计划，搜罗名家墨宝、书卷轴，举办书画大展，还广发请帖，邀请众多富商与文人。

严府上下动员，筹备多时，人人精神抖擞，原以为天衣无缝，肯定能以人气带来财气，赚进大笔银两。

哪里知道，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好好的一个计划，全教那女人给破坏了！

城西钱家的长女，特邀天下名厨齐聚京城，办了个热闹非凡的易牙祭。她租下城中一处广场，盖了座高棚，设宴千桌，

广发请帖。

易牙祭的会场上，用的是苗疆的药材、塞外的珍馐、南方的瓷器。钱家的几位姑爷，都在钱金金的要求下，无条件提供协助。

不但如此，她还设计出几款药膳，经由名厨烹煮，开设滋阴宴与壮阳宴，男女的银两皆赚，京城内不论富商皇族，还是升斗小民，无不自投罗网。

反观严府的书画展，砸下大量银两，却落得门可罗雀，参观者少得可怜。

不少富商怕得罪严府，勉强来露个面，在会场小跑步地绕了一圈，证明到此一游，接着就跳上轿子，焦急地喝令轿夫加速前进，直奔壮阳宴，生怕晚到一步，花费大笔银两才预约到的席位会被取消。

这下好了，不论是人气还是财气，全被抢光了！

严耀玉沉吟片刻，在脑中回忆那场易牙祭的细节。他的目光闪烁，倒是嘴角那抹笑，始终未曾退去。

“盈亏乃商家常事，用不着这么自责。”他简单地说道，温沉有力的嗓音，带着安定人心的力量。

“但是，呜呜，那些银两——”刘广又想哭了，胖脸揪得像包子。

“主意是我提的，计划是我拟的，就算有亏损，也该是我的过错，与你无关。”

深邃的目光一敛，薄唇似笑非笑。

刘广却没这么好的修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他擦干眼泪，仍是气愤难平，挪动着胖嘟嘟的身子，在房内不断踱步打转。

“少主，我说，这不是你的计划不好，而是钱家那女人

太过分了。”

“是吗？”

“她存心作对，挑在同一日开展也就算了，竟连撒帖子的对象，也跟严府相同。”

想起这一点，刘广仍是气得下巴肉抖啊抖。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就是她的聪明之处。”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不但适用于战场，也适用于商场。

刘广胖脸一皱，用力摇头，三层的下巴肉甩过来又甩过去。

“少主，您是赔钱赔得糊涂了吗？她可是让咱们赔钱的罪魁祸首，您怎能称赞那个可恶的女人？”

严耀玉无声浅笑，慢条斯理地端起瓷杯，拿起茶杯盖，轻扣杯缘。

“刘掌柜。”他唤道。

“少主，您别阻止我，我不说不痛快，那个女人啊，实在是——”

“刘掌柜。”

咒骂再度被打断，刘广勉强住了口，但胖脸上仍是充满愤慨，实在很想一骂为快。

哼，是少主心地好，处处忍气吞声。换作是他，非得骂臭那女人不可！

“少主，您啊就是心地太好，那女人才会肆无忌惮，处处欺压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钱金金的恶劣行径，可都在心里为少主抱不平呢！“啊，对了，您刚刚要说什么？”他问道。

大手一扬，指向门口。

“你回头瞧瞧。”

瞧？瞧什么啊？

刘广纳闷地回头，瞬间，血色从胖脸上褪退尽。

书斋的门槛外，正站着一个小窈窕身影。

妈啊！

他嘴里正在咒骂的那位“罪魁祸首”，竟就站在门口，静静对着他微笑，小手中还端着一个漆盘。瞧她那好整以暇的模样，似乎是站了许久，说不定把他先前的咒骂全听进去了。

“大、大、大姑娘。”扑通一声，肥嘟嘟的身子再度趴倒，行五体投地的大礼。

这回，他没有痛哭失声，反倒脸色惨白、全身发抖，像是看见什么可怕的妖魔鬼怪。

钱金金弯唇一笑，精致绝美的小脸上，看不见半分怒容。

“刘掌柜的，没想到您这么在乎我，时时刻刻念着我呢！”她端着漆盘，绣鞋轻挪，脚步声轻而细碎，却不疾不徐，优雅合韵。

小红则是亦步亦趋，跟随在金金身后，踏入书斋。

“大、大姑娘恕罪，我、我……”

“刘掌柜想说什么？”她笑得更甜。

刘广冷汗直流，知道得罪了她，自个儿肯定要倒大霉。

“呃，啊、那个那个属下告退！”他大喊一声，猛然跳起来，火烧屁股似的冲出书斋，肥胖的身子一路乱滚，畏罪潜逃。

清灵的眸子瞅着逃窜离去的背影，掠过一丝嘲弄，接着掉转回来，望向书桌后方的男人。

“严公子，日安。”金金走到书桌前，有礼地福身。

他点点头，双手叠在胸前，默默审视着她，视线滑过那美貌的脸蛋、纤细的身段。

黝黑的黑眸中，在注视她时，闪过一丝微乎其微的奇异